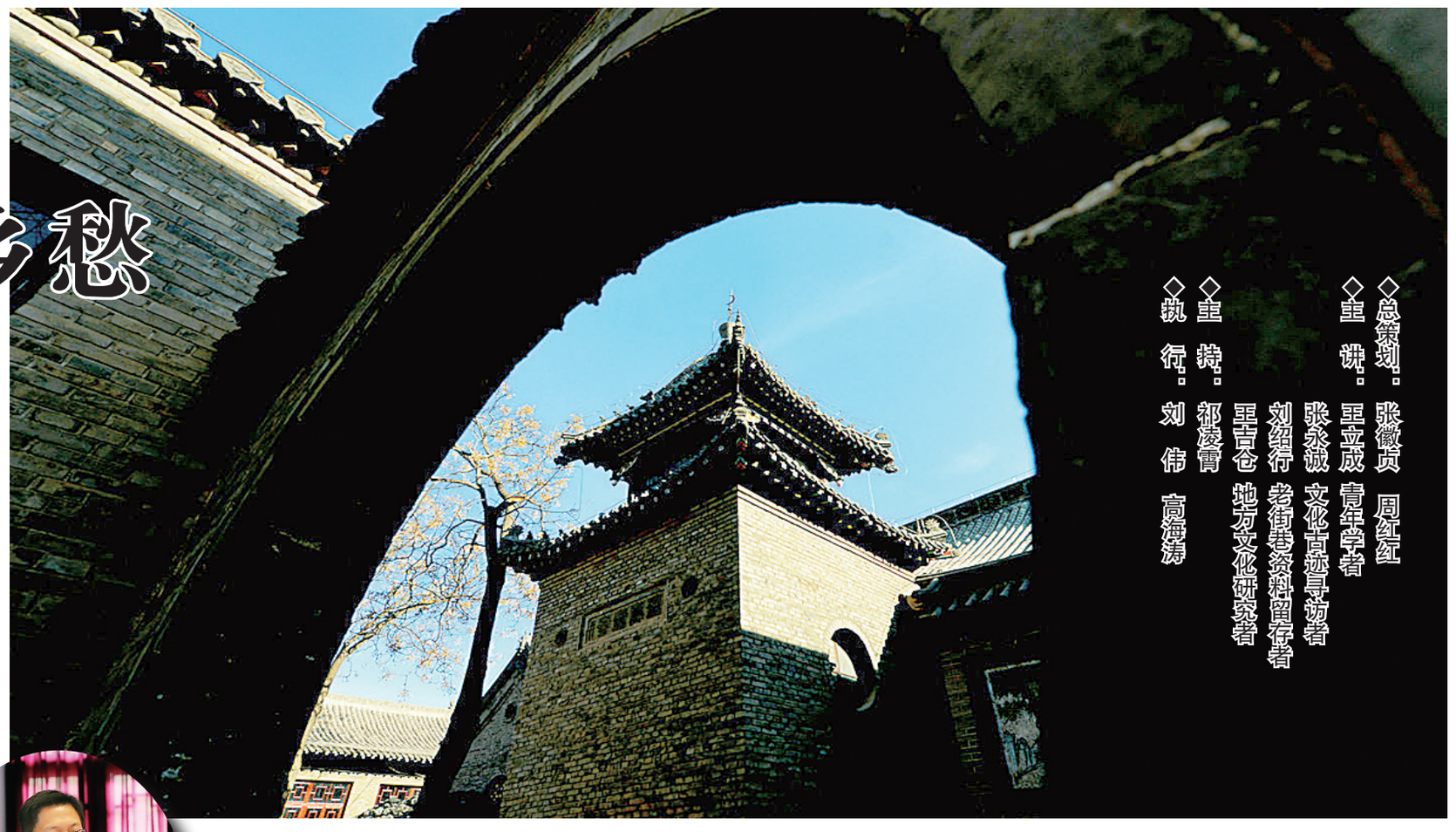
探寻运河古迹 抚触岁月乡愁



◇总策划：张徽贞 周红红
◇主 讲：王立成 青年学者
张永诚 文化古迹寻访者
刘绍行 老街巷资料留存者
王吉仓 地方文化研究者
◇主 持：祁凌霄
◇执 行：刘 伟 高海涛

主持人：

梅公祠是大运河畔一处消失了的著名文化古迹，梅公祠的建造缘起、特点、规模如何？

王立成：公祠与宗祠、家祠不同，是公众祭拜圣贤的场所，多为逝者祠，也有少数生祠。梅公祠属于公祠中的逝者祠。民国《沧县志》载：“梅公祠在西关外河沿（今运河东岸新华桥东北的小公园一带），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为驻沧淮军乐字营统领、贵州提督梅东益建。”

梅东益，字如筠，安徽怀远县兰桥乡梅郢村人。同治元年以武生投效淮军，随李鸿章部转战南北，“积功洊擢副将加总兵衔，赏著勇巴图鲁名号，署山海路游击，声誉翕然。”自光绪初巡防南皮县冯家口时起，梅东益统率淮军乐字营驻扎沧州近30年。在沧期间，他戡乱匪患，清剿义和团，维护了沧州的社会治安。他曾立义塾、施医药、重修名刹水月寺、扶立缮饬沧州铁狮子等。1903年冬，梅东益病逝于山东潍县，享年69岁。沧州人请立专祠以祭祀，“直隶总督袁世凯闻于朝，准在沧建立专祠，以彰忠进。”1908年，由梅东益哲嗣梅树声出资，沧县本地官方督办监造。市博物馆库存梅公祠的随檩枋柱上有题记：“钦加五品衔候选同知贡生董建勋督监，花翎五品衔试用县丞刘继顺监修。岁次光绪戊申小阳月谷旦。”

梅公祠位于西关外河沿，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。坐北面南，房庑廊厦50余间，硬山式屋顶，由门楼、享堂、配殿、两厢、耳房、碑碣等建筑物组成。殿内有梅东益的画像及楹联、题诗等，院内有立于1908年10月的敕建诰授建威将军、贵州提督军门、巴图鲁梅公祠碑。碑记由癸卯科举人、齐东县令兰鸿翥撰文，赵州柏乡县教谕、丙子科副举人沧州李奉璋书。除祠东屋宇用作梅氏守祠之外，祠堂还曾作红十字会会址、日本人宣抚班驻地，地区医院门诊部、宿舍等。为拓宽新华路和扩建新华桥，于1990年5月前拆除。

张永诚：梅公祠气宇轩昂，标准很高。门楼高大，石阶整饬。院内是一排高大的中式平房，正殿两旁是配殿。正殿廊柱抱厦，起脊挂瓦，磨砖对缝。殿前台阶都是通头的条石，打磨得平整规矩。大概1950年左右，梅公祠内设沧县人民医院，祠堂门楼被拆，改建成沿街一层的楼座。沿街一面是一排窄高的苏式窗户，里面是带走廊的门诊部，后面大殿改成病房和医用房屋。后来，医院搬迁，梅公祠旧址改成医院的家属宿舍区。

刘绍行：我看了沧州日报张徽贞副总编的文章后，才对梅公祠的历史有所了解。我妻弟在梅公祠住了好几年，结婚新房就在梅公祠正房内。那时常去他家玩。当时院内临时搭建的小房、鸡窝十分凌乱，住的是文艺界、医务界及工商界人士。妻弟一家住在梅公祠最高的两间房内，房顶极高，横梁粗壮、立柱格外气派。据妻弟说，拆下的檩柱上还有文字。

王吉仓：对梅公祠早就有所关注，但知之甚少。梅东益是安徽怀远人，引发沧州日报为烈士寻亲活动的安徽好人年介涛先生就是怀远人。这几年，我作为寻亲团队的成员，与大家寻找到的十几名沧州籍烈士，就牺牲在淮海战役蚌西北阻击战中的怀远县。“怀远县”这一连接点，使我跨越时空，对梅东益这位对朝廷、沧州有功有益的人物产生了崇敬。

王立成

张永诚

刘绍行

王吉仓

主持人：

除梅公祠之外，沧州还有水月寺、鼓楼、文庙，诸多的名宦花园、典型古建筑等历史遗迹或遗存，其中有哪些值得品味和回忆？

王立成：沧州是富有底蕴的文化名城，历史遗迹或文化遗存众多，值得深入挖掘、保护性开发。以与梅东益有关的水月寺为例，民国《沧县志》描述：水月寺原在城外西南隅，观灯桥之东，后周广顺中建。明宣德十年僧人泽安移建于城北盐场东偏。正统年间建千佛阁，嘉靖年间铸大佛3尊，高丈6尺。清康熙五十七年，僧人辉一重修。雍正七年复修。乾隆五十四年，州人宋成文、董宝仁、王维桢、陈方楷等重修寺内十方院。光绪二十一年驻防乐字营统领、提督梅东益等重修。光绪二十三年重修后，琳宫梵宇焕然一新，正殿大佛三尊皆金身，两壁海岛水陆，烟云缥缈，中殿山门巨像巍然，可谓沧邑寺庙之冠。现在，水月寺风采已不复旧观，但文化传承力量依然巨大，水月寺大街、水月寺小学、水月寺小区等，无不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，承载几代人的历史记忆。尤其门前“水流花放，月白风清”楹联，禅意十足，意境高妙。

张永诚：沧州不仅有梅公祠，还有丁公祠、包公祠，拆除的时间并不久远。丁公祠，人称丁大人府，在小南门百货公司往北几十米。记得是高台阶、高门楼，四合院式的高大古建。沧州解放后，于姓人家在那里住，户主人称于二爷，是市场街道的街长。于二爷的孙子，是我小学同学，在修钟表店上班。据说于家祖上和丁大人是结拜兄弟，丁大人被朝廷派往南方，这个祠堂就托付给于家管理居住。丁大人是清末沧州驻军丁德昌。沧州还有包公祠，在小南门顺城街的西头往北走几十米路东。据说原来祠内还保存着包公用过的轿子、坐过的椅子。

刘绍行：解放桥至新华桥东侧河堤一带，有鸡市街、锅市街、书铺街，当铺胡同、立砖胡同、北曹家胡同、光明胡同、百货老仓库、关帝庙等一片老街旧居，今已不存。保留原貌的是新华桥至北环桥东侧的一带。这一段的古树老宅、老胡同依然保持着大运河的历史沧桑和原始的风貌。

还有小街子，一般人都不太了解。实际这条仅有200余米、最宽处也就2米的小街子有一定历史。它就在新华桥北端，东临水月寺街。我童年时常到那儿玩，窄土路东是水沟芦苇，再往东北就是水月寺。除了小街子河堤上住户外，周边没有几户人家。人们站在家门口往东一看，水坑芦苇连成片，荒坟碱地满眼，再往前，冰窖、瞎子庙一目了然。现在这种场景再也看不到了，但小街子尚留原始原貌。

“文化门心桌”系列访谈第一百三十五期
主办：沧州日报
承办：沧州日报《人文周刊》

主持人：

大运河畔的历史遗迹，寄托了一代代沧州儿女怎样的情感？

王立成：历史遗迹是沧州人努力奋进、与运河依托共生的文化见证。运河两岸曾帆樯林立、货物聚集、人声鼎沸、工商繁荣、城镇兴盛，历史建筑随之而起，运河的文化传送带作用得到充分显现。不同时空维度下人员的迁徙，带来生活模式、思想观念、生产活动与沧州本土文化的高度融合、交织发展。那些历史遗迹倾注了沧州人的心力与情感。如梅公祠选在运河岸边就充分考虑到了防火排水、运送建筑材料等便利条件。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民俗包括以水为核心的沧州文化特征在历史遗存中得以凸显。这是沧州人代代积累传承的文化和情感结晶。

张永诚：我在大运河畔住了大半辈子。现在许多消失了的古迹，曾是我玩耍的地方。在这些地方，有我深深的美好的记忆。古迹一旦消失，那种数十年累积起来的情感也就失去了依附的空间。寻访古迹的蛛丝马迹，唤醒了我曾经的记忆。

刘绍行：我生长在大运河岸边，即原牛市街现南湖公园一带，对运河有深厚情感。来往的船只，纤夫光脚赤背艰难行走的场面，船舶靠岸上货卸货的场景，菜市口木架老桥改建解放桥时乘坐摆渡时的情景，历历在目。城内运河上有几座桥，运河有几道弯儿，哪儿水流急哪儿有漩涡，何时游泳，几时捉鱼，何时岸边捉小甲鱼等景象都深深印在脑海里。那时风大浪急，水是土黄色的。清晨推水的、挑水的，吆喝声传遍大街小巷。运河水二分钱两桶，倒入水缸后要加上点白矾，搅几下泥沙沉入缸底水才变清，喝在嘴里清爽可口……那年，那月，那天，那时，在原生态大自然古运河岸边生活的情景让人怀念。

王吉仓：因家族情感，我寻访过御史王国祚的家族墓地。经过多年努力，王御史墓地近期被列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我还抄录参与整理了王御史的《三录汇编》。我对沧州运河两岸历史遗存关注最多的是朗吟楼、南川楼及名宦花园，包括《三录汇编》记载的北新庄园及他游览过的其他名园。我的寻访以家族文化为出发点，扩展到对运河两岸历史遗迹的寻访。家族文化情感，在此延伸到地域文化情感上。

主持人：

人们热切寻访古迹遗存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大家是如何理解看待的？

王立成：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并不偶然。寻古可以知古明史，触摸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，重温先民的生活状态，充实丰富本土文化内容，增强文化自信，从而推陈出新，找准文化定位。古迹遗存作为一种有形的文化资源，在保护到位的前提下发掘开发，则能促进文旅发展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。现代信息传播具有蝴蝶效应，一旦寻访发掘有了成果，效仿者会纷至沓来。多种原因使寻古成热门，但寻访开发过程中也存在不足、甚至破坏，这需要完善规章制度，加强协调联动，科学精准寻访开发，绝不能竭泽而渔或一拥而上，否则得不偿失。

王吉仓：访古要寻源，追古要思今，更要思进。历史遗迹或遗存多数与著名人物、历史事件关联。古迹，多为前人寓居之所，或假其地以成功或借其室以寄踪。其后，地以人传，以事而著，互相依存，后人拭目往寻，会生见贤思齐之念、动幽幽怀古之情。我老家孟村的赵石桥，临近天官王翱的故乡王帽圈、革命家刘格平的故乡大堤东村。从小就听老人们说王翱、刘格平的故事，自然就产生崇拜、学习之心。再后来，到上世纪90年代，王氏修谱，我知道了家族有名人王国祚，沧州、孟村、黄骅有“王御史村”，这大大丰富了我的历史文化知识。寻访目前成为不同群体参与的共同行为。我作为文化爱好者，参与找到王御史敕封碑，促成敕封碑从仆龙堂拉回原址保护，并在新华公园内确定文物保护区，直至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是在媒体和诸多专业人士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。多方联动的寻访方式，对还原历史遗迹、促成现有遗迹的保护，准确考察并丰富历史文化有积极的作用。

主持人：

对于已经消失或尚存的文化古迹，广大市民有哪些愿望和期待？

王立成：古运河畔，沧州城厢，古老大地上曾经建筑无数，可惜年深岁久，多数已化为风尘，了无踪迹。少数残存者境况也各不相同，保存完好、状貌依旧者有，残缺不全、破烂不堪者有，整体复古再造者有。兴亡存废是历史演变常理，不能怨天尤人，愆罪于前人，也不能有宝不识，任其自生自灭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，要对各类文化古迹梳理考查，用心、用力，不能囿于程式。通过全方位保护、有效资源整合、合理有序开发，努力打造集名胜古迹、自然生态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名城，同时积极反哺文化遗存的修缮和保护。通过文字、图片等，引导人们了解历史、尊重历史、营造氛围，达到开发与保护和谐共赢的局面。

王吉仓：对已经消失的古迹，部分少量可以复建。尚存的文化古迹，应予以适当保护。例如，近期公布第五批市级文保单位，就是政策层面上积极保护的方式。复古不能泥古，创新不能隔断历史。应当统筹兼顾、协调发展。有的古建筑复建后，周边现代化高楼林立，极不协调，应引以为鉴，进行反思。复建古建，建筑格局、格调应当内部协调更要与周边环境协调。

刘绍行：包公祠、梅公祠都不在了，太可惜了。留下了就是历史，拆除了就是遗憾，再建不过是复制品。如现在的鼓楼，重建后都被高楼大厦包围，失去了历史岁月的沧桑和灵气。古迹重修重建要留出一定空间，不能与小区商楼重叠。大运河也应留出一段原始原貌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聘请有眼光和文化素养的专家来规划设计，没有个性和古意的千篇一律是不可取的。大运河历史悠久，应从历史文化方面来设计大运河两岸的景观，再现大运河两岸传统古老的历史面貌。

张永诚：希望保留好历史遗迹，结合当下广大市民的情感和文化需求，审慎恢复古迹。恢复的古迹，应经得起大众的推敲和历史的考验。

□ 主持人语

日暮乡关何处寻

祁凌霄

大众性寻访古迹的兴起，不过是近几年的事。这种新兴的文化现象，其核心是拂去历史深处的尘灰、抚触记忆中的乡愁。

寻古探幽古已有之。然而与时下的大众性寻访并不完全相同。陈子昂登幽州台，是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、时光迁流的怆然泪下；王安石探褒禅山，锤炼的是不畏人言不怕险阻的坚毅；苏东坡两游赤壁，是屡遭贬斥不能建功立业的多情自嘲，进而是超然物外寻求解脱的自我慰藉；顾炎武走遍天下，更多的是要塞屯兵、险处伏备的军事目的，察访天下郡国的利病，出自他反清复明的理想。传统的寻古探幽，自有其情感寄托，也有其考证辨析，不过这多数生发于建功立业、著书立说、吟诗作赋，所寻访的古迹，与其家乡、身世少有关联。

今日兴起的大众性寻访，是一种组合联动的新形式，多以身边、故乡的历史遗迹为主。身边、家乡文化遗存的历史灰尘里，埋藏着寻访者祖辈、父辈甚至自己的人生足迹，累积着家乡的文化碎片。人性本就好奇，这是探古寻幽的源动力，在传统文化回归大潮的激荡下，在岁月变迁、故土常易的时代进程刺激下，大众好奇的目光，聚焦在对自己、祖辈、家乡“前世”追寻的脚步上。

现代城市化进程，为当代人提供了便利的工作生活条件，但似乎遗漏了对人的精神，尤其是乡情、乡愁的人文关怀。在快速的生活节奏里，人们频繁迁居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那些曾经熟悉的人、那些曾经发生的事，都慢慢疏离以至于消失。而可以承载曾经记忆的，便是那些老房子、古遗迹。如果这些遗迹也没有了，即使故地重游，何处又是我家？对沧州人这个群体而言，如果没有了那些承载文化记忆的可触可感的历史遗存，那么乡情、乡愁将栖息何处？现代意义上的钢筋水泥建筑固然齐整，但坚硬冰冷让人疏离隔膜，难以融汇眷恋故土的深情。

大众性寻访，寄托着人们的乡愁，表达着人们对故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怀。这是寻访的精神皈依。专家、学者、爱好者、民众的多方联动，使这种探寻，不再限于几声感叹、几篇诗赋，而是形成一种相对严谨准确的结果。在这种寻访模式下，覆盖在沧州历史文化上的岁月尘灰被一点点拂去，逐渐清晰，有的还成为遗迹保护或复建的蓝本。

在寻访中，个体与大众，人与城市，家与故乡，过去与现在，现在与未来，交织成有机的组合与续接。透过大运河上曾经的烟水，乡关、乡情穿越了时空，一步步向我们聚拢而来。